



第二卷 第五期

八月號

目錄

王羲之父子與天師道之關係	許世瑛(一)
顏習齋——走向事物世界的北方之強	黃 俠(一)
魯迅和我的交誼	李 文(一)
杜甫的詩與生活	天 華(八)
美術教育與社會生活	黃榮燦(二〇)
近事雜記(六)	楊雲萍(二二)
散 文	惺 生(二四)
鄉 村	黃 鷗 波(二四)
小 蜘蛛(童話)	陳紹馨(二五)
臺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一)	陳 文 華(二一)
讀「中國文學史綱」	東方蒙霧(三)
清朝的文字獄	天 華(五)
舊詩兩首	
文化動態。本會日記。編後記。	

台灣文化協進會輯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

主要出品：

臺灣紅茶

臺灣包種茶

臺灣烏龍茶

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茶葉分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武昌街九五二號

第一精製廠 第二精製廠 第三精製廠

文山茶場 海山茶場 大溪茶場

三叉茶場 魚池茶場 關西茶場

# 展覽會場設計家

本省大博覽會小展覽會  
有優秀技術豐富經驗

博覽會  
展覽會  
移動展

展示裝飾·造型製作  
電氣廣告·商品展示  
企畫設計·施工包辦

## 祥德工藝所

美術廣告部

(松竹工藝所改號)  
台北市新起町二之三五(昆明路)

### 金屬工藝部

證章·帽章·紀念徽章  
賞杯·襟章·鋼鉄印

### 凸型寫真部

銘板·Name Plate  
幻燈電影·幻燈玻璃片  
鋅印·寫真版  
凸版



# 王羲之父子與天師道之關係

許世瑛

從前陳寅恪師說魏晉南北朝的士大夫大多信奉天師道，而政治上的許多大變亂，像晉趙王倫之廢立，宋范曄之謀反，及劉劭之弑逆，皆與天師道有密切之關係（詳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可說是不刊之論，值得使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人仔細玩味；換句話說也就是啓發我們後輩的地方實在不少。譬如王羲之一族就很多信天師道的，我們如果把有關他們的資料收集在一起，排比來看，對於王羲之父子可以有深一層的認識。

·晉書卷八十羲之傳說：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羲之雅好服食養生，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永和十一年遂稱病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朝廷以其誓苦（按羲之於稱病去會稽郡守時，曾於父母墓前自誓，表示比後不再出仕，如有貪冒荷進之舉，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亦不復徵之。」

看了這段記載，羲之信天師道，以及他所以好服食的緣故，完全因爲他信奉道教，希望輕身益氣，延年度世，就很明白其中的前因後果了。並且他第二個兒子凝之，可說是他七子中最不高明的一個，信五斗米道也彌篤，相傳他做會稽太守，正趕上孫恩作亂，前來攻城，察佐請爲之備，凝之既不從，投入靖室請禱，出語諸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可說是入迷過深，不特無益，爲其反害矣。

。本欲求長生，而竟凶死，可謂不智之甚，無怪謝道韞看不起他。世說卷五賢媛篇說：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至於其餘王氏諸少，雖也信奉，可是比凝之確實高明多多。世說卷一德行篇說：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鄰家離婚。」

這種上章首過的舉動，也是五斗米道所必行的。三國志魏志卷八張魯傳說：

「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稱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首，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裴松之注引典略說：

一

「熹平（後漢靈帝年號）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耀，光和（靈帝年號）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按疑爲「衡」字之誤）。駱耀教民種區法，角爲太平道，修（當爲衡）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愈，則爲不信道。修（當爲衡）法略與角同，加旃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靈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靈令。爲吏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中，其一埋之，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當爲衡）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當爲衡）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五斗米道的來源說得很清楚，天師道也就是這玩意兒，張陵就是第一代的天師，衡是嗣師，魯是係師（詳見靈帝二十八年，無須多加說明。逸少第七子獻之（字子敬）病中首過，所信的道，其爲天師道也就是五斗米道無疑，祇不過以前要作三通。那時候已易爲一通爲異耳。並且子敬與靈女離婚，完全因爲靈帝新安公主（東晉簡文帝女），迫於王命，不得不離，彷彿情有可原；而子敬猶耿耿於懷，以爲己之太過，也可見其信道之誠，希望悔而孕聖也。御醫卷六百六十五引太平經說：

「王右軍（即羲之）病請杜子恭，恭謂弟子曰：右軍病不瘥，何用吾，十餘日果卒。」

據晉書卷一百孫恩傳修塘杜子恭是孫恩叔父泰之師，也是信五斗米道的重要人物，那麼右軍病時也請五斗米師替他祈禱的了。

王逸少雅好服食養生，似乎是一位隱居山林，超世獨立的人物，可是實際上他並不像真澹然無滄海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的感覺，認爲與其從避人而空費無力改善，毋寧避世獨居，拋棄俗累來得高超。祇要看他本傳裡說：

「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裴松之爲晉書內史，述爲揚州刺史，羲之恥爲之下。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應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這裡面固然還有別的原因，逸少是琅琊臨沂人，而述是太原晉陽人，那望不同，不至就互相輕視，何況又都是天才俊秀，非凡人呢。可是本傳又說他因於裴顯擢爲揚州刺史，遂對其諸子曰：

「吾不汝所（按字），而位遲遲，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自己官遲不顯，則看旁入飛騰騰，全羨之心油然而生，遂想入非非，竟怨己不如人，可謂去「不怨己，不尤人」的境地太遠了。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於名利是何等的重視啊！再本傳裡還說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而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琰表稱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而羲之報書曰：

「吾素無廊廟志，自兒娶女嫁，便懷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則隨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諫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而所益不同於居軍也。漢末使太僕馬日磾慰撫關東，苦不以吾輕，每以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又說：「羲之何拜讓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很可以看出逸少的抱負，希望真能國家做一番事業，有益於社會人民，所以不願爲侍中吏部尚書等親要之官，而情願出使巴蜀，而郡治民，也就其不以那班廟身廟廟，俯仰隨人的作用。我更舉世說卷一言語篇裡的一條來作證明：

「王右軍（羲之）與謝太傅（安）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雖然謝氏的答語有點近於巧辯，因爲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可以棄置一旁。至於右軍的話充分表示出他一貫的思想，以爲身在廟廟，就應該躬勤庶務，救國救民，反過來如果不在其位，也就不謀其政，所以他也在東

士與名士像劉俊，許詢以及沙門支遁等遊山水，談哲理，可是都在他優遊林下的時候。這也是他和謝安觀點不同處，或許他比安石偉大也正在此。還有一個故事，雖然是他兒子的事，可是也可以作旁證的。世說卷五傷逝篇「王子猷王子敬俱病篤」條下劉孝標注引幽明錄說：

「泰元（東晉孝武帝）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已年限有餘，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恆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這一段所說的師，大概和代子敬上章的道士是一流人物，都是天師道徒，說不定就是一人。王氏父子是天師道的信徒，於此又得一強列證據。同時子猷說自己的才智不如弟，位望也不如弟顯達，也可以看出他重視事功，不是清談廢務者流，和羲之的思想正相符合。

## 清朝的文字獄

### ○東方蒙霧○

夜雨孤燈，倍極無聊，偶然憶

及七八十年前滿清大興文字獄之種種慘痛史實，爰摘錄數則，以對照憲法頒佈之後，盛倡各種「自由」之今日，亦頗值得玩味：

乾隆二十年三月，當時漢人大學士鄭爾泰之門生胡中藻，官內閣學士，所著「堅磨生詩集」，經人

檢舉，內有詞句：

一、「一把心腸論濁清」則謂其不應加濁字於國號之上。

二、「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則謂其不應以南此分提

三、「亦天之子亦萊良」則謂天子句中不應有兩「亦」字

四、「並花已覺單無蔗」則謂

說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覺得奇怪，右軍既信五斗米道，似乎應該通曉世

外，遺棄榮名，方合乎老莊清虛無為之旨。何以右軍所懷旨趣與之迥異，其原因就在道教本糅雜儒道陰陽方士而成，其唯一重要經典就是穆帝書卷三十襄楷傳所說的瑯琊宮崇在順帝時所上的神書一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章懷太子注神書即今「太平經」），據說是他師父子吉在曲陽泉水上所得。現在道藏太平部有太平經五十七卷，大概是個殘缺本。這部書裏的主要意旨完全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以爲君者當明天意，冀得其歡心，而福祚綿長；爲臣者應竭智盡忠以佐其君共成太平之治。這些話都是儒家的老生常談。另外又講長生老壽，奇方殊術，完全是神仙家之言。所以這部太平經實在是有黃老陰陽和儒家的大雜燴。天師道既以此書爲其唯一教典，所以信奉此教的人，一方面固然要服食求仙，希冀長生，同時另一方面在政治舞台上又須施恩澤於下民，建不朽之功績；表面上好像有點矛盾，其實兩者並不衝突，行之者非常心安，明乎此，右軍的用處就不會有人懷疑，而引以爲不可解之謎了。

其有意諷刺孝賢皇后之逝世

五、「一世瑛誰完，吾身能幾破，若能自主張，除是脫輻鎖」則謂其有怨恨清朝之意。

結果胡中藻及鄭爾泰之子鄭昌等，株連死十餘人。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舉人徐錕

鑒於乾隆初年卒，遺著「一柱樓詩」中有：

一、「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則謂其指罵滿人不識漢文。

二、「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

兒拋半邊」則謂壺兒係暗指胡兒。

結果，其子食田食書俱坐斬，並戮徐錕之屍。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故禮部尚書沈德潛與當時錢陳羣並稱爲東南二老，迨沈羣起，帝亦復檢閱

其遺稿，見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指爲有誹謗意，亦謂戮其屍。

（轉載「大公報」）



# 顏習齋——走向事物世界的北方之強

黃 啓 之

世界在發展。世界以發展為其生命，所以世界得以永生。新的種子生在舊的土壤，往史所無的殿堂建設在瘡痍滿目的廢墟，世界無時沒有兩種力量、兩種因素在相激相盪。一泓止水，等到頑皮的孩子扔一兩塊石頭，才為人間獻出悅目的漣漪；滔滔不息的長江，化為驚心動魄的急湍，越過奇險的三峽，才以更浩瀚的一瀉千里的雄姿衝向平原和大海。靜止便是死亡，所以止水叫做死池。沒有力量的激盪，沒有實地的磨鍊，就沒有所謂發展。所以，不向實際投一分力量，一切都是妄想；離開了事物，一切都成幻覺。自強不息是認識和發展世界的踏實工夫。

世界是「人之世」，世界發展的願望是「世之人」的願望。所以發展世界的力量是人的力量，——歷史是人創造的；創造歷史的人，是認識世界發展的活潑的人。然而在世界發展的途中，死的往往拖住活的，新的力量往往被鎖在舊的圈套裡。或說說教要蒙住人的眼睛，使他看不見真實的世界，察覺不出自己身上原有一種衝決藩籬的生機。我國中古時代的說教正是這樣的一種掩眼法，牠教人離開實際的世界和人生來找尋安身立命之所，忍受現實的苦痛來追求虛妄無根的精神解脫。有志之士就要在這霧濛濛中呼喚太陽，向那迷人心目的說教投放原子彈，使被教條縛縛着的生靈，翻轉身來，重新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呼吸。世界在發展，陳腐的教條自然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然而牠代表着一個還未嗒然崩潰的勢力，將要腐朽的時候正是拉得最長縛人最緊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或多或少受到毒害。所以，能夠處迷宮而辨方向，而且敢於登高一呼，把吃人的教條一起撕毀，帶着新的宣言，向已死的人類招魂，向方生的世界頌

讚，這樣的無畏的賢哲，儘管他把新類類的靈魂，偽裝在古代衣裳之中，却自有一種不同的聲音震盪宇宙。十七世紀中以「習齋」為號的顏元，河北博野的一位學者，所以被稱為「北方之強」，我們是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

這位「北方之強」，有一段可憐的身世史。他的父親是朱翁的義子，他自己的名字當初叫朱邦良。四歲時，清兵入關，他的父親因不堪朱家的虐待，從軍去了，他的母親也改嫁了。這個不幸的孩子當然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早年學習神仙導引術，後來專攻宋明理學，浸淫於程，朱，陸，王的著述之中，而且曾把朱子家禮當作守禮的標準。二十多歲時，朱翁的妾有了孩子，便想陷害這寄養的孤兒，而這個深信道學的青年，竟不知自己的姓氏，把一個跟自己毫無關係的女人當作母親，她在生時為她盡孝，她死去時為她哀傷，以至引起邊人的矜憐，私下告訴他：他的父親不過是朱氏的養子。這時候他才從睡夢中驚覺，等到朱翁死後，也就回到自己的家族，而且不避艱險，去找尋他的父親，到他五十一歲的時候，才在瀋陽找到父親的踪跡，原來早已去世。顏習齋的一生裹在這悲愴的氛圍裡，這不幸的命運却正使他把人生體驗得深，所以儘管他個人的生命可以說是一齣悲劇，而他向世界喊出來的呼聲却是那麼雄渾而健美。

顏習齋是用一種真誠的態度來對付人生一切事物。一個真誠的人可能受欺騙，但惟有真誠的人才不會長久受欺騙，而且不甘於受欺騙，不甘於在可此可彼，時東時西的模糊的人生認識中虛度時日。他早年信仰道學，就拿朱子的道理來做人生的準則。所謂靜坐半日讀書半日，所謂體驗

喜怒哀樂未發時的氣象。在他都不以僅得觀念爲已足，而要認真真的嘗試實行。正是這樣的身體力行，加上對他人生活的實地觀察，使他實實在在的察覺了道學的虛妄。回頭是岸，身受的教訓換來了大澈大悟。他反對虛言，比梨洲，亭林，船山都來更爲大膽而澈底，此中原因，想來祇有從他個人的生命受難裡面來找尋答案吧？

顏習齋把學問放在實踐中來考驗，所以他得到是活生生的理解。學者理論的差別，可以探其源於躬行實踐的分野。安州陳天錫也會向他問學，以爲程朱和孔孟隔世同堂，他却以爲絕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說：「這裡是兩個堂，你看看吧。一個上面坐着孔子，佩着劍，佩着解結錐子，鈎弦指套，各式玉器，穿着外套，束着皮帶。他的高足弟子都在旁邊，或習禮儀；或鼓琴瑟；或執着雉毛笛子，來作文舞；或執着干戈，來作武舞；或向孔子請教仁和孝的問題；或彼此商談兵農政事；所佩所服，都和孔子一樣。壁間放着弓，矢，斧，戈，簫，磬，算，器，馬鞭和禮服等等。一個上面坐着程子戴着高帽子，束着寬大的衣帶，垂着眼簾就像一個泥菩薩一樣。像游酢、楊時、朱熹、陸象山一流人物在旁侍奉着，或靜坐反省，或拿着書本在唧唧噥噥，或談論着靜和敬的道理，或執着筆在寫作，壁上放着書籍，字卷、墨硯，和已刻的書板等。你看這樣的兩個堂是否相同？」陳天錫只好默然而笑。這個比較在顏習齋不是一種戲論，在這裡諷刺畫裡，我們可以觸到他的真精神：學習和生活打成一片。正如一位作者所說：「在習齋的二堂畫裡所指，是兩個簡潔的世界：一個爲修道院，那裡是失掉人性的教條，陰森森的暗然無光；一個爲工作室，那裡是滿足人性的活動，光明照耀在青天。在他的用語上，前者是『文墨世界』，後者是『事物世界』。一個是虛靈的『鏡花水月』，幻景而已；別一個是實習的『渠溝盆盂』，真跡如此。顏習齋是咒詛虛靈幻覺，走向事物世界的一個強者。理學家教人靜坐半日，讀書半日，所求的是一種最高精神的接觸。他們認爲有一種離開了事物，而且比一切事物先有的最高的精神，後天習染使人觸不到這種精神而日趨墮落，所以主張在山間住一年半歲，做多少工夫，立個根脚，才好出去做事。顏習齋認爲他們玩的是鏡裡花，水裡月，而且連鏡也不是實在的鏡，水也不是實在的水。天地間沒有不流動的水。

沒有不著地、不見泥沙、不見風的水，而他們要在世間所無的水裡來看月亮，不能不完全是自欺的勾當。他們拿這種道理去教人，簡直是誤盡天下蒼生！顏習齋把理學家常常提到的「氣」「數」「理」拿來放在正確的位置上。他說：「爲寒熱風雨生萬物者，氣也；其往來代謝流行不已者，數也；而所以然者，理也。」這就是說，氣就是客觀現實，數就是客觀現實的運動變化，理就是客觀現實運動變化的法則。沒有氣就沒有理，沒有客觀現實就沒有所謂法則，沒有所謂精神。世界是事物的世界，事物是人類理性活動的基礎。

在事物世界中做一個人就要「格物」，照顏習齋的解釋，格就是「格殺猛獸」的格，所以格物就是以一種戰鬥的精神來探求現實世界的事理物理。「理者，木中紋理也，其中原有條理。」所以理不在天上而在事物之中。一切智識，都從實踐中得。「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須搏拊，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顏習齋大聲譏笑那些讀死書的人，說他們手不彈，心不會，以講授琴譜爲學琴；甚至目不見，耳不聞，以譜爲琴。他大聲譏笑那些白面書生，說他們是柔弱女子，不能強身，反以害人。他理想中的新人類，是「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專事去做，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的人物；是心靈活潑，真性情至性，見可喜便喜，見可怒便怒，見可愛就愛的人物。人從黑暗，枯寂，冷淡中走了出來，從愚昧，盲從，卑怯中走了出來，回復了本來的人性，本來的活力，便是創造歷史的一道洪流，「歷代之消可自今日長，歷代之衰可自今日盛。」顏習齋以先覺覺後覺「自命，預爲近代世界唱出一段寒似鋼鐵和鳴的樂曲。

### 舊詩兩首

天華

海暑寄雲萍兄

內熱中腸賴飲冰，看雲嘯夕憶良朋。雙溪隱遁今何似，清簟蒲葵枕曲肱。

久雨初霽晴窗漫興

篆筆閒居意寂寥，塵空豈是樂簫瓢。晴窗聊復展書卷，積雨愁雲一概消。





# 魯迅和我的交誼

許壽裳

(這是拙稿「亡友魯迅印象記」中的第二十三章。三十六年六月著者附誌)

我和魯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交誼，彼此關懷，無異昆弟，例如他爲我譯中山大學教書事，備極殷勤，來信指示路程，又極周到。他的著譯編印的書，出版後，大抵都有惠贈給我，並且大抵有題字，彌足珍貴，例如「凱旋，凱旋真版畫」的題字，即爲「印造此書，自去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特贈季市一冊，以爲紀念耳……」。日譯「支那小說史」的題字，即爲「贈季市兄·魯迅（印），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夜於上海記」。贈「魏學永留紀念。一九〇九年我和沈夫人結婚，魯迅贈以「文史叢書」和「校籙通考」。他知道我愛誦鄒先生李慈銘的文章，即以廢肆所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縕齋辭賦文集」四冊給我。我讀了，才知世傳「孽海花」一書的「作者會核」，就是曾之撰的兒子，其序文明曾令兒子接受業爲弟子。因之偶和魯迅談及，他即采入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云……使撰者誠如所傳，則李純客者，實其李慈銘字純客（見會之撰越縕齋辭賦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讀貴小說）。足見魯迅著書，取材和引例都費斟酌，且深心的。

吾越鄉風，兒子上學，必定替他挑選一品品與兼優的做開蒙先生，給他認方塊字，把筆寫字，並在教本面上替他寫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這位老師品學的熏陶和傳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長兒世瑛年五歲，我便替他買了「文字蒙求」，教請魯迅做開蒙先生。魯迅只給他認識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和在書面上寫了「許世瑛」三個字。我們想：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闊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入道）都包括無遺了。後來，世瑛考入國立清華

大學——本來打算讀化學系，因爲眼太近視，只得改讀中國文系，請教魯迅應該看些什麼書，他便開示了一張書單，現在抄錄如下：

紀有功 宋人 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 又有單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

嚴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詩（排印本）

吳榮光 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因其書爲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爲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櫻館長新世紀年表」。

胡應麟 明人 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 亦有石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

世說新語 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

唐摭言五代 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風態）

抱朴子外篇 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有單行本

論衡 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今世說 王暉（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他的說也簡明扼要。

一九一八年初夏，內子沈夫人由北京初到南昌，不及半月便病故。魯迅適來臨唱（可惜我在南昌收到的書函均已散失了），大意是說驚聞嫂夫

人之喪，世兒們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但也不遽然。我向來的意見，是



以爲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並非完全的不幸，因爲他們也許倒成爲更加勇猛，更無掛碍的兒子的……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語。

一九一九年春初，伯兄銘伯先生應友人之邀，出席夜宴，忽患左體不遂症，次晨即命舍姪世瑋走訪魯迅，商量延醫之事。那時我在南昌後，據璿姪轉述：魯迅先生想了一想，便說這個病不容易完全治愈的。德醫遜普耳太忙，法醫其不很知悉，還是請意大利的儒拉來診罷。伯兄因爲和魯迅平素氣味相投，過從亦密，所以病中對於凡來存問的戚友，必先述魯迅之言，德醫如何如何，法醫如何如何。還是意大利醫生儒拉罷。其後亦會遍覓良醫，但是果然無效，計病二十九個月而歿，魯迅聞訃即來弔。

一九三四年冬，三女世瑒在嘉興患扁桃腺炎，我遠在北平，不及照顧，只好倩內子陶伯勤往訪魯迅煩他介紹醫師。他爲人謀，最忠實不煩，閱下函的幾封信便可瞭然：

### 第一封

季市兄：

二十三日嫂夫人携世瑒來，并得惠函，即同赴德商醫院診察，而醫云扁桃腺略大，但不到割去之程度，只要敷藥約一週即可。因即回鄉，約一週後再來，實慮求治，如此情形，實不如能割之直捷爽快，因現在雖治好，而咽喉之弱可知，必須永遠攝衛；且身體之弱，亦與扁桃腺無關，當別行診治也。後來細想，前之所以往德商醫院者，只因其有專科，今既不割，而但敷藥，內科又須另求一醫診視，所費頗多，實不如另覓一兼醫咽喉及內科者之便當也。弟亦識此種醫生，俟嫂夫人來滬時，當進此說，想兄必亦以爲是耳。又世瑒看書一久，輒眼酸，聞中國醫學會云患沙眼，弟以即往德商醫院，詳其診視，則云不然，後當再請另一醫一視。或者因近視而不帶鏡，久看書遂疲勞，亦未可知也。舍下如常，可釋遠念。匆布，即請

道安。

弟飛頓首十月二十七日

### 第二封

季市兄：

惠函早收到。大約我寫得太模糊，或者是兄看錯了，我說的是扁桃腺

既無須割，沙眼又沒有，那麼就不必分看專門醫，以省經費，只要看一個內科醫就夠了。

今天嫂夫人携世瑒來，我便仍行我的主張，換了一個醫生，他是六十多歲的老手，姓須藤，經驗豐富，且與我極熟，決不敲竹槓的。經診斷之後，他說關鍵全在消化系，與扁桃腺無關，而眼內亦無沙眼，只因近視而不戴鏡，所以容易疲勞。眼已經兩個醫生看過，皆云非沙眼，然則先前之診斷，不大可怪耶。

從月初起，天天發熱，不能久坐，蓋疲勞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漸愈矣。上海多瑣事，亦殊非好住處也。

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弟飛頓首十一月廿七日

### 第三封

季市兄：

頃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備悉種種。世瑒至滬時，正值弟自亦隔日必赴醫院，同道而去，於時間及體力，並無耗損，務希勿以爲意。至於醫金及藥費，則因與醫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米即開賬來取，屆時自當將世瑒及陶女士之賬目檢出寄奉耳。

弟因感冒，害及腸胃，又不能悠游，遂至頹廢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漸開，不日當可復原，希勿念爲幸。

專此布復，並頌

曼福

弟飛頓首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七月，長女世瑒和湯兆恒在上海新亞酒家結婚。我因爲國難期間，不敢發柬但是戚友來者已不少，魯迅一向不肯出門酬應，獨對於我是例外，那天下午偕景來挈海嬰忽然來賀，并且到得很早。鄭石君來，翻閱來賓簽名簿，見「周樹人」三個字，便問我：周先生也來了嗎？我遂導引上屋頂花園，他們相見，非常高興。因爲已經闊別好幾年了。近來我讀「魯迅書簡」（一九四六年出版），才知道他爲我費去許多寶貴的光陰……月初因爲見了幾回一個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兒結婚，把譯作攔起來了，後來須趕譯，所以弄得沒有工夫」（本書第八一八葉）。覺得他的光臨是非常忻幸，但是就誤了他的譯作，又是抱歉萬分！

（完）

# 杜甫的詩與生活

天 華

一直到了三十歲以前，我是不歡喜杜甫的詩的。但是在三十歲以後，我是那麼地愛讀他的詩，甚至在一個時期，差不多有半年之久，天天讀他的詩，我是在嘗到了生活的「真味」以後，才能了解他的詩。

從前人說杜甫是「詩聖」，梁任公說他是「情聖」，我覺得這些抽象的形容詞還不能說出他的詩的特點。杜甫的詩的境界是那麼廣闊，取材是那麼豐富，他的詩不啻是他全部生活的表現，所以讀了他的詩便會有深刻親切的感覺。杜牧之說：「杜詩韓愈等愁來讀，似信癡姑癡處搔。」雖然對於韓愈的文章，我是不贊同這話的，對杜甫的詩，以「癡處搔」形容它的深刻，是最恰當不過的。

因為杜甫的詩包括了他的生活的全部，所以讀編年的杜詩，就等於讀他的一部詳細的韻文自傳。因為在他的詩裡面，將他的生活表現得那麼真切深刻，所以在一千多年以後的今日讀起來還會使我們受了無上的感動。

現在試就題材方面來看一下他的作品吧。杜甫一向有「詩史」的稱呼，他有很多的詩大抵敘述當時一塌糊塗的時事，民生的艱苦，夾雜着個人的感慨，悲憤，和諷刺。這些詩

是最有價值的，所以也最爲後人所稱道。這一類詩中最深刻動人的是：兵車行、前後出塞、麗人行、哀江頭、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述懷、北征。「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三絕句等篇。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嚶嚶。……君臣留歡娛，樂動殿殿喜。賜浴皆長纒，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顧雖有夫家，聚斂實城闕。……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宅。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瀟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北征）

詩中敘述當時政治的腐敗，戰爭的慘酷，以及自己的家境的艱苦，多麼逼真，沉痛！正有一類詩是抒情多，敘事少，也充滿着

憂國傷時感懷身世的情緒，如登高、登樓、野望，秋興等篇。「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高）這兩句詩真可以透露出老杜的悲秋的心境。

和這些完全相反的，杜甫也有極開適的詩，這些詩的長處在於寫景。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月）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  
「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弈棋。」（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這些都算是所謂「詩中有畫」的「麗句」而且在他的詩集中是常可看到的。日常的瑣事，很多可以從他的詩中看得見。如寫信之類，他也常以詩代替。他以詩代信向人乞米，乞麵，乞樹木，乞猴子，謝人送麵菜。病後有人請他喝酒，他喝了酒又做詩贈他，並且還形容患瘧疾時的苦楚。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乞米）（佐還山後寄三首）



# 美術教育與社會生活

黃 榮 燦

關於美術教育，在中國很少有人重視！這是教育上一個莫大的缺點。但是美術如何能接給教育的正常發展？又如何增進人們與美術的效能發生關係呢？這是美術教育解釋的問題，或美術教育的意識如何？為客觀地存在的問題。

現在我們要批判過去教育實施地荒謬根源，所以強調美術教育與社會生活的關係。

在中國的社會生活形態上，認為這個問題，現在也還存在着——一般人並不瞭解什麼是美術教育，其實在中國有了美術教育的機構也並不為社會生活而存在，說來真古怪！過去，雖然未能將美術的效能，用來幫助人們在意識上發展！目前或有人想排除它，想放棄這種感情「美」的教育工具！於是影響教育的正確意識，人們的生活，思想，行為，

反面陷於嚴重的貧困路途，若不能正確地理解美術教育，也就不容易正確地教育人們。因此人們生活，社會的現象，大部不正確，或不完善的。

因此，美術教育決定在對立墮落的社會，現在美術教育應該從意識上實施改造，生活中去，由生活中來，重建一種理智與感情配合的社會基礎，甚至於提高人們的美術知能水準，使社會生活精神的擴大與科學一樣的重要，那麼我們可先要了解美術是什麼吧！

美術——造形藝術是藝術活動的一部份，這裡是形，色，體，面表現客觀現實的情感產物，是對象與個體美的總稱——美術。

美術教育是什麼呢？

美術教育是以美術的能力為基礎，以美術的原理，法則，態度等一切構造的條件用來教育的一種方法。教育是繼續改造生活的經驗，創造新的環境，增進生活發展的手段，美術的各種能力皆與生活經驗密接於實際的作用，所以美術教育關係社會生活的重要。

關於以上所述：美術教育是離不開社會生活而獨立存在，同時我們要強調教育必須平衡的發展！但是中國的教育偏偏只重視智，德，二育，恰好與美術教育等別的教育因素對立起來了，這種偏性，把教育分斷為二：一種是純尚的「學問」和毫無意義的「匠藝」，前者指「智」，「德」為高尚的「學問」，其實「智」的不科學，「德」而遠仁敗德，強權雄世，層出不窮，有何教育意義？幾千年來，中國人受了這種舊觀念的傳統教育，一般人無美術的知能活動，感覺器官久已麻木，感清性質早已破產，在道德，智力修養上亦有極大的障礙。如果說美術教育的效能是救濟人們感清器官的

活動，一般人也不肯學美術，因為舊觀念的「美術」——「匠藝」之內的東西，學它有何出路，反受人痛罵！在一般人的傳統觀念中，最

高尚的人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如此可知中國教育地不均的結果，造成不正確的生活意識發展，因此社會也遭受莫大的損失！一般人亦無生活進步的理想，一般人充滿着痛苦的生活，很少能享受真正的生活意義，到了臨死時才感覺空活一場，人生毫無意義的悲觀。這種現象究竟是什麼？根本他不得而知，因為在他的生活過程中，從未受到正確的美術教育給與他底感情陶冶，無法使人身各種器官均能與事物發生經驗的作用——達到感情完整發展，使生活精神活動健全，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損失！因此他對生活不滿足，感情無能維持，養成不清明的生活習慣，這樣的社會自然隨處感受生活的苦悶與殘酷的現實，所以「他就如此糊糊塗塗的，毫無意義的，不明不白死了，祖父如此，到兒子，孫子死的時候還是如此，如此……」

也就是說，社會生活基礎被毒害了，一般人「謎」在糊塗的生活中。似乎，對生活環境中發生的一切有關美術這個體與單象的觀念及形態的現象的判斷力均無，他們被不均的教育害得消失了人本能的情感，他們觀察不週密，手腦不靈活。如何能使記憶力強健，想像力豐富，判斷敏銳呢？再也說不上有真正的社會組織活動？即是有組織的形式也無知能的運用，參加者失去興趣，反感苦事。唯一的原因也是

生活基礎教育的不健全。其結果一般人只好在自家的「小天地」過着原始的生活，要活動，至多到親戚家，鄰舍而已。家長的權威高於一切，每一個家充滿了慘酷的故事，因此，我們主張普及美術教育。從個體的有機及單象的現象，美的效能中發生感情磨練的作用，欲所排除阻礙，合組正常的教育。由這點出發；只要扼要地說明，可以舉出社會生活的機構上，有關美術的知能活動極多。正如建立科學的生活來說，就離不開生活環境的形，色，體，面，的事物處理及享受，或引導奮發，換句話說，沒有美術知能的訓練，就沒有美的客觀意識的運用能力。又如：餘樂，交誼，聯歡，電形，戲劇，比賽，旅行，工作等。無論室外，室內，山頂，水濱，林間，草地上，海邊，池邊，曠野，僻地，這所活動無不有美術的成份；組織起來增高感情的生活，增進有意義的知識活動，增進敢為的勇氣，鞏固創造人格的機會，發揮人性本質勢力，才能創造新的經驗引導我們走入未知之門，這是美術教育與社會生活不可分裂的所以。

美術與教育的結合，是雙方知能修養有相互作用的意義，美術教育是社會生活發展的因案之一，所以美術教育的知能活動與社會生活的人本質的發展有密切的因果關係。所謂中國目前社會生活的流弊，困難，障礙，禍害和一切不幸的慘況的現象，皆因教育的不均，缺乏美術及別的教育因素的原因。

X X X

### 編後

### 記

△連日悶熱，謹向寄稿家各位和讀者諸位，先致個暑安！  
△許壽裳先生又惠賜我們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珍貴的資料。我們每想到許先生的好意，我們每感到興奮；謝謝許先生的好意！  
△陳紹馨先生的「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是一篇苦心的力作；它雖是「學術論文」，可是它的內容，是很有「趣」的，恐怕有些讀者，因為它題目有些「硬」，而把它放過，故特介紹於此。

△李竹年先生的「讀中國文學史綱」，不只是一篇所謂「書評」而已，可說是一篇很重要的中國文學史方法論。這篇在「文藝春秋」的六月號，已有發表過，但是本誌不是從「文藝春秋」轉載的；李先生的大稿，假如本誌沒有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它的刊出，當更早於「文藝春秋」。在這裏敬請李先生和讀者諸君的諒察。

△其他諸先生的大作，固不用我們的「捧」，在現在，在本省，本誌之得倘有如此的內容和讀者諸君相見，皆諸先生之賜也。

△本省文藝界的寂寞，真使人發出「台灣的文藝家在那里？」之歎。我們希望諸位，多賜一點關於文藝的創作或是評論，本誌在可能的範圍內，想多登一些文藝作品。不過要予諒察的，就是我們希望起碼要有某種程度的作品，對於這點，我們想要「不客氣」。

經濟實惠包君滿意，

免加小賬服侍週至。

## 茶室 餐廳 山 水 亭

承辦喜慶宴席茶會，

趨府設宴請來接洽。

臺北延平路



# 近事雜記

(六)

楊雲萍

聽說，魏主席在省參議會，說他「不怕人

家說話，只怕人家不說話。」這些話是說的不錯。不過問題却不只是在「說話」和「不說話」，而是在「說甚麼話」和「不說甚麼話」的。譬如沒有「預設性」的話，或是阿好買諛的話，雖是「話」，却不得不有所怕之。

現在本省所謂言論機關的大部分「性質」，聰明的魏主席，一定是審之詳矣。我們似無須說甚麼的必要。只是「怕人家不說話」的魏主席，或有時要感覺一些寂寞罷。

對說台灣過去未曾接受「五四」時代新文學運動云云的胡說，王錦江先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料」一文（見「新生報」七月二日附刊），確是一個回答。雖在日本統治者的摧殘下，台灣和台灣的文化，老是保持着和祖國的「關連」性；熱烈一時的新文學運動，就是這個明證的一例。

王先生的火文的前半的材料，似是取自我的小文「台灣小說選序」（我後來把它刪略，改題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登刊在本誌創刊號），只是有點小誤，就是刊載黃呈聰，黃朝琴兩氏的文章的雜誌，不是「台灣民報

」，而是「台灣」；那時「台灣民報」，還未出世。

省編譯館已被撤銷，此乃當局的方針，曾在館裡服務的我個人，雖有些感慨，可是，不想說甚麼，何況「撤後是非誰管得」！

只將我直接關係的台灣研究的一些成就的一部分（除素木博士的論文，先前已送寄台灣大學，餘皆移交教育廳的。）列舉於下，一用以記念諸同仁的心血，一用以供對台灣的文化

- △「隋代流求確非台灣考」 梁嘉彬著
- △「明末旅日甲必丹李且與鄭芝龍」 岩生成一著，鄭桓譯
- △「台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 國分直一著，張樞標譯
- △「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 同著，同譯
- △「台北盆地之農家」 同著
- △「鼠族驅除考」 青木文一郎著，張樞標譯
- △「射人」 W. Eberhard原著 金關丈夫譯註

△「福建系台灣人的產育習俗」 池田敏夫著 張樞標譯

△「Ulrich 大學所藏台灣平埔語彙」 淺井惠倫著 孫建中譯

△「瘧疾特論」 森下薰著 廉新生譯

△「台灣府縣志藝文志索引」 賴子清編

△「台灣昆蟲相」 素木得一著

△「台灣氣象」 鄭桓編譯

△「過去日人在台灣之科學活動及其成績」 張常惺著

張常惺著

△「台灣文治，武備沿革史略」 金溟若著

△「石器圖說」 立石鉄巨畫

上列的，除一二篇外，餘皆完成的，有的是達數十萬言的巨著。日籍人員除岩生，森下，金關，青木四博士外，餘皆是館內的人員，就是岩生博士等的著作，也皆是未發表過的新稿。此外還有「台灣通志」，「小琉球漫志」，「使署閒情」等的傳抄和校勘及「台灣關係文獻目錄」的編輯。

編譯館之成立期間不及十個月，而實際工作的時間，除籌備的時間，和二、三事件的影響，只有五六個月而已。——可是，一切已是過去了，又何所用其眷念哉！只希望教育廳當局，對於上列的著述的發表和刊行，有了誠意的考慮。（謹將此小節，呈給陳公治，許季嘉兩先生。）

昨今，因有些閒，（歸去來兮，田園將蕪，……）得翻翻一些關於民俗學，或研究原始文

化的著作。翻翻云者，謂不從頭至尾讀之謂也。武學之：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2 vol. (1877) ; G. L. Gomme, Folklore as an Historical Science (1908) ; F. Boas,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24) ; W. G. Perry, The Origin of Magic and Religion (1903) ; R. Marett, Psychology and Folklore (1920) 等等。

這些書的大半，是「名著」，換言之，就是關心於此的人們所皆知道的，固不用我的介紹；而大半的研究，亦有些「過時」之憾的，但是，譬如 G. L. Gomme 的話：「Historians deny the validity of Folklore as evidence of History, and Folklorists ignore the essence of History which exists in Folklore,」云云的指摘，在今日似還未有喪失它的意義；雖然現在的歷史家的一部，對民俗傳說的研究之有助於史學，已充分了解；而民俗傳說學者的一部，也認識到和歷史的密切的關連。關此，日人津田左右博士的方法，有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偶閱「民族詩壇」第五卷第三輯，內有刊載陳仲甫先生的遺著「獨秀遺詩」一卷，共舊體詩二十九首。一腔詩情，綺如新月！這或者有人要感覺意外的，因為他曾是排斥「舊文學」的急先鋒。選錄數首於左：

△借曼殊自日本歸國舟中

身隨番舶朝朝遠，魂附來舟夕夕還，收拾閑情沈逝水，惱人新月故彎彎。

△杭州酒家

金陵市上酒家樓（一作壘），自別江城又一秋。若問狂郎生活意，醉歸每見月沈樓。

△西湖十景之一

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橋頭日繫青驄馬，惆悵當年蕭九娘。

△自鶴山坪寄懷江津諸友

竟夜驚秋雨，山居憶故人。干戈今滿地，何處着孤身。久病心初靜，論交老更純。與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暉。

△春日憶廣州

江南目盡飛鴻遠，隱（一作不）約羅浮海外山。會記盈盈春水潤，好華開滿荔枝灣。

△三十一年春作 節一

桃花欲落梨花白，落盡梨花聞杜鵑。為戀輕寒春綬去，一簾疏雨凍桐天。

日前，遇着游市長和令夫人，他倆正要同赴婦女某大會。市長看見我說：「你有沒有勇氣，赴這個會嗎？」我臉面一紅（？）萬分惶恐地說：「老實說，我沒有這種的勇氣……老實……」

可是，別後，我忽後悔起來；不過不是後悔沒有勇氣去赴會；因之不能拜聽諸女大家的高論卓說，只是後悔我怎麼不說明我的所以沒有勇氣者，只是因為沒有和我的「太太」同伴故！一笑。

日日放晴，青山如洗；悠悠白雲，思彼古人。倚窗靜聽着軋軋的「刈稻機」的聲音雜着山鵝的聲，彷彿是個「昇平景象」！

（七月十五日記）



# 鄉村

懷生

「人到了鄉下便像緊的彈簧，驟然放鬆了似的。」茅盾先生這樣說。這句話的真實，尤其是生長在鄉村，而且飽嘗過都市風霜的人們，才能充分地領會。——在都市裡轉轉了幾年，已經心煩氣躁的我，剛回到鄉村時，會這樣想着。

綠闊而油綠的田園，朦朧的雲山；東天未發曙白，悠揚的鷄鳴就響遍每個角落；夜晚月光普照着時，一羣天真的兒童在捉迷藏或哼着歌謠；白天，連那墓地放牛羊的小牧童也吹着怡人的草笛……這些多麼使人神往，幾乎疑是世外桃源！不，不，不，也許每一個嘗過都市每一分鐘不能放鬆的味道的人們，都要這樣想着的。然而，當我在這靜穆的鄉村多住過幾天，與左右鄰家的男女的少的攀談過，便聽到他們平凡無奇的談話裡，透露着深刻的苦衷。他們不但不過大地宣傳自己的苦痛，反把那苦痛抑壓着，忍耐着，至多也藉以一口兩口嘆息為發洩而已。他們所談的不外於播種收穫，兒女的嫁娶；時常還唸叨着說：近來買不

到肥料，得不到牲口的飼料；或更說：稅捐漲到幾乎一百倍，繳早就過去了，但還抽不出錢等等。

然而，畢竟鄉村還是沒有都市那樣「壓緊的彈簧」似地緊張，因為他的環境使其然；它深深地躲在自然的懷抱裡，而自然即像一團暖烘烘的，鬆軟的棉被，揭開那緊迫的，在飢餓線上待得着的氣氛，而維護着鄉村，造成一重緩衝的圍幔，我想着。

那時我很希望永住在鄉村，躲在那悠長的氣氛裡，但因為生活所迫，不能再投到都市的漩渦裡去混。經過兩三個月後，我便感到都市的壓迫太難堪了。物價，別的不敢說，單就米價講，它的威脅使每一個薪給低微的小職員感到束手無策了。

這時我又想到故鄉，南部的小鄉村；因為人們都在說，鄉下的米比較豐富，價錢又便宜，尤其是南部的鄉下。

然而當我回到鄉村時，我失望了，我後悔自己為何竟這麼胡塗。那已經不是世外桃源，

或鬆懈愉快的鄉村；他們吃的都是蕃薯，由些稍有餘裕的自作農的三餐，每一碗飯裡，才能發見點綴着蕃薯飯的寥寥可數的白米。他們這樣地解釋說：窮人那裏藏得住好寶貝，一看到米價稍有起色，誰都急着化錢，都賣得一乾二淨了。而現在他們只好硬吞着「發霉米」過日。鄉村的鬆懈氣氛，由於淳樸的自然造就，

## 小蜘蛛

黃鵬波

- 一、小蜘蛛！小蜘蛛！在草上，掛銀絲。網未成，公雞啼！展翅，弄壞網。
- 二、小蜘蛛！志不失。擇花傍，再掛網。掛半成，大風狂。搖樹枝，弄壞網。
- 三、小蜘蛛！細細思。選屋角，再掛絲。不怕風。不怕雞。很高興。更添絲。
- 四、小蜘蛛！掛好絲。很快樂。在高居。有古者，竟成。望四方，待月明。

但更由被剝削成爲慣例的人們，喪失了氣力的，貌似忍風氣所造成的，從而說現在的農村鬆懈或悠閒未免太過於枉誕吧。

我想着，悄然離開了它。  
眼看路旁草叢里小牧童還在放牛羊，他們肩上也背着嬰兒……使我憶起都市的街頭巷尾轉着叫賣零食的小孩。（三六，五）



# 臺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

(一)

陳紹馨

## 序論

日人占據台灣之後，慧眼的政治家，就覺得戶籍和地籍的調查，是經營台灣必需的工作。

關於人口的調查，業於一九〇五年（民國前七年，明治卅八年）的十月一日至三日的三天，查訖了首次的臨時戶口調查。在此之前日本曾於一九〇二年（民國前一〇年，明治卅五年）公佈國勢調查法，而擬訂一九〇五年實施首次調查，因俄日戰爭的發生，致使不得不暫擱置。然台灣却如期實施，且收到多大的效果。此對台灣以後的經營上貢獻之大，固不待言。光復後的今日，台灣的建設全在我們的雙肩上，我們爲了推進建設工作起見，自當對於過去日人的業績下一個檢討，詳察現況，以資設計未來之用。不消說日人的研究調查，自然是以日人爲中心，而爲了日人的利益的工作。我們應該將它改編爲以台灣人中國人爲中心，而爲了台灣，爲了中國的研究調查。筆者站在這個立場上，願對於死亡現象加以一個觀察。

俗語說得好「一樣生，百樣死」。果爾，死的種種樣相，宛然是人間社會一片鏡子，拿這個「死」的現象來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現象。日本當局所編著的台灣死亡統計報告，包含着台灣人，旅台日人，山道人，以及其他外國人，其中我們最願明瞭的，就是台灣人的死亡現象。如果我們把他比諸旅台日人的死亡現象，那麼他的性格，是極其明瞭。茲試就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六年，昭和十二年）的情況而論，台灣人的死亡現象較旅台日人相距太甚，其死亡率超過日人二倍以上，且這時旅台日人的死亡率，較他們日本本土的比率，是遠在低位的。台灣人死亡率的高低，宛然牛步不進，反之，日人在他們到台當初，雖然保持了相當的高率，却以非常的速度漸減起來。於此我們亦可看到日本殖民

政策的「成功」。

我們除了將台灣人的死亡率與日人的相比之外，似乎更應進一步地將它與世界各國的數字相比較。而死亡率高低之差，到底在人口構成的什麼部分有顯著的差異？而其原因由何而來？一待我們研究這些問題以後，就可以講求根本對策了。又關於所使用的材料，因中日事變勃發以後，台灣總督府編輯的統計，漸趨簡略，且外國文獻也因難入手，所以在這裡僅能使用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昭和十二年）以前的資料而已。

### 一、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的死亡率

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昭和十二年）年底，台灣的常住人口爲五，〇六〇九，〇四二人。這個數目是包含着台灣人，旅台日人，山道人及外國人的各種族的統計，但前台灣總督府在其人口動員比率統計上，把居住特別行政區域（蕃地）的山道人及居住普通行政區域（市街庄）理蕃所管轄的山道人均不列入計算之內，因此若把山道人扣除，則爲五，五一四，〇三二人。而這一年間的總死亡數爲一〇九，〇九六人。在人口統計學上，一年間對於每千人口的死亡比率稱爲死亡率。而這一年的死亡率則達一九，七九，就是每千人的死亡中就有十九人七九的死亡者的意思（昭和十七年台灣人口動員統計二六〇頁）。這個數字是各種族合計的，但我們若更進一步把它分析起來，覺得明瞭各種族間，存在着相當的懸殊。就是台灣人的死亡率，較了平均數有一九，七九更來得要高，而占二〇，三六的高位。反之，旅台日人的死亡率則未達其半數，僅達九，六而已。總而言之，在同一數的人口裡面，台灣人的死亡數較旅台日人的是在二倍以上。

死亡率的高低，到底是由何而來？而包含着什麼意思？這個問題，稍待後面再論。但是我們可以說：在文化越高，生活越富裕的國家，死亡率

越低，這是個明瞭至極的事實，那麼一九三七年的台灣人死亡率二〇，三六是在何等地位呢？只有把它比諸同年世界各國的死亡率，方得明瞭其意義的。

第一表，一九三七年世界各國的死亡率

（材料依據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uer Deutsche Reiche, 1938, S. 9-21. 以及本論文第三表。爲使比較得以明瞭起見，零以下的數目均予以省略。表中的數目如八或十二就是指八人或十二人之譜而言，換句話說，就是每千人口的死亡者數約達八人或十二人的意思。又除括弧內註明年代以外的，均係一九三七年的數字。）

- 八、荷蘭，新西蘭（一九三五年）
- 九、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聯邦（一九三六年，只限白人），旅台日本人
- 一〇、丹麥，挪威，埃斯蘭（一九三六年），烏拉乖（一九三五年）
- 一一、瑞士，德意志，盧森堡，阿根廷（一九三六年）
- 一二、英格蘭，及威爾斯，瑞典，芬蘭，比利時
- 一三、蘇格蘭，捷克斯拉夫，奧地利，保加利亞，立陶宛
- 一四、波蘭，匈牙利，義大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哥倫比亞（一九三五年）
- 一五、愛爾蘭，法蘭西，西班牙（一九三五年），希臘（一九三六年）
- 一六、葡萄牙，南斯拉夫（一九三五年）
- 一七、委內瑞辣（一九三六年），日本，牙買加（一九三六年）
- 一八、
- 一九、羅馬尼亞，朝鮮，爪哇及馬都拉（一九三五年，白人除外），菲律賓（一九三五年），台灣全體。
- 二〇、台灣人，哥斯達黎加（一九三六年），薩爾瓦多爾（一九三六年），厄瓜多爾（一九三六年）
- 二一、錫蘭（一九三六年）
- 二二、英領印度（一九三六年），厄地馬拉（一九三六年），墨西哥（一九三六年）
- 二三、海峽殖民地（一九三六年）

二四、智利

二五、埃及（一九三五年）

根據前表我們可以觀測到幾個一般傾向如下：

- （一）就一般情形來說，溫帶，寒帶的死亡率較熱帶爲低。
  - （二）開化國較未開國爲低。
  - （三）普遍地來說，那些開化富裕的小國，例如挪威、丹麥、瑞士等，雖不屬於所謂強國一等國，死亡率却是較低的。
  - （四）住在殖民地或屬領的母國人，或領有富裕的殖民地的國家的死亡率甚低。（關於這個問題下段再論）
- 如果我們認爲死亡率的高低可當爲開化程度的寒暑針的話，那麼很抱歉的，台灣人的地位還算徘徊在甚低的圈兒裡的。

二、死亡率的變遷

由上面的陳述，我們可以得明瞭，因地方不同，死亡率也隨而顯示着不同。而在同一地方，經過時代的變遷，死亡率也會隨着變遷。先就第二表裡，台灣人的死亡率看來，則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間，均超過三〇，而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二年間除，一九一五，一九一八，一九二〇之三年外，均在三〇至二五之間騰降飄蕩着。然後則漸轉下降，至一九三七年竟降至二〇左右。比諸一九〇六年可說是獲得了相當的改善，但我們須要把它和旅臺日人的數字比較的。

在其當初，旅台日人的死亡率顯示着極高的數目。占據台灣當時的日本人移住者，大多數都是強壯勇猛的青壯年，但死亡率極高，考其原因，諒必由於他們尙未馴化於風土，以及爲了他們的採取機構，尙未充分完備之故所致。一九〇四年爲止，他們的死亡率在二五以上，而一九〇六年爲止，還較日本本土更來得高率。然後就以頗快的速度改善起來，一面台灣人的死亡率仍然站在牛步狀態未得改進的當中，反之他們的改善速度漸趨加快，甚至跑到較氣候穩和的日本本土來得甚低。何況這個比率行將迫近世界上最進步地方的比率，豈不值得我們的驚嘆！

第二表 日本本土及其關係各地的累年死亡率

	臺灣			日本本土	朝鮮	樺太	前日本委任統治南洋群島	關東州
	全體	臺灣人	旅日臺人					
1899(明治32年)	(3) 11.7	—	(1) 41.8	21.05	—	—	—	—
1900( 33年)	17.8	—	35.1	20.31	—	—	—	—
1901( 34年)	20.8	—	29.6	20.39	—	—	—	—
1902( 35年)	26.3	—	30.9	20.86	—	—	—	—
1903( 36年)	28.3	—	25.1	19.98	—	—	—	—
1904( 37年)	31.9	—	25.2	20.28	—	—	—	—
1905( 38年)	30.4	—	22.3	21.09	—	—	—	—
1906( 39年)	34.1	(2) 34.4	(2) 20.2	19.82	—	—	—	—
1907( 40年)	33.1	33.5	18.4	20.86	—	37.1	—	11.0
1908( 41年)	32.7	33.2	15.4	20.87	—	34.5	—	13.7
1909( 42年)	31.8	32.3	16.8	21.87	—	20.4	—	20.4
1910( 43年)	28.0	28.5	14.9	21.07	8.3	31.4	—	20.6
1911( 44年)	26.6	27.1	15.4	20.30	11.9	28.4	—	17.9
1912(大正 1年)	25.4	25.8	15.8	19.88	16.0	31.5	—	18.9
1913( 2年)	25.4	25.8	15.3	19.41	18.0	28.5	—	19.7
1914( 3年)	23.2	28.7	15.0	20.53	19.3	25.1	—	19.8
1915( 4年)	32.3	32.9	17.3	20.09	21.1	22.9	—	18.0
1916( 5年)	29.3	29.8	16.0	21.50	22.3	28.5	—	16.9
1917( 6年)	27.6	28.0	16.5	21.41	24.1	27.1	—	23.0
1918( 7年)	34.9	35.5	19.6	26.83	30.7	35.5	—	24.1
1919( 8年)	27.3	27.8	16.8	22.79	22.9	33.1	—	21.6
1920( 9年)	32.6	33.2	19.1	25.41	23.4	34.4	—	18.4
1921( 10年)	24.4	25.0	13.9	22.69	19.8	25.7	—	15.7
1922( 11年)	25.0	25.6	13.3	22.32	21.5	20.2	19.8	16.1
1923( 12年)	21.7	22.1	11.7	22.78	20.6	24.6	20.6	15.9
1924( 13年)	24.9	25.5	12.4	21.22	21.5	26.0	21.6	15.6
1925( 14年)	24.2	24.8	11.3	20.27	20.7	19.3	22.3	16.0
1926(昭和 1年)	22.6	23.1	12.6	19.18	20.3	16.9	22.6	19.0
1927( 2年)	22.3	22.9	1.20	19.80	21.5	24.2	24.1	15.7
1928( 3年)	22.1	22.8	11.78	19.91	22.6	19.5	20.1	18.1
1929( 4年)	21.7	22.5	12.15	20.04	23.9	20.0	26.7	18.7
1930( 5年)	19.5	199.6	11.84	18.17	18.9	18.8	17.1	15.1
1931( 6年)	21.4	220.0	11.37	18.98	20.3	17.7	19.9	14.7
1932( 7年)	20.5	210.4	10.77	17.73	22.2	18.7	19.1	17.9
1933( 8年)	19.8	203.4	10.72	17.76	19.3	17.5	25.7	14.6
1934( 9年)	20.6	211.4	11.27	18.11	19.3	15.0	18.1	15.1
1935( 10年)	20.5	210.0	10.91	16.78	19.7	14.6	17.4	15.4
1936( 11年)	19.8	203.5	10.84	17.51	19.7	17.8	16.1	12.7
1937( 12年)	19.7	203.6	960	16.95	—	—	—	—

(1) 自1899年至1905年(自明治32至38年)的旅臺日人死亡率，材料根據森數著「人口統計論」三〇八頁  
 (2) 1906年(明治39年)以後的臺灣人及旅臺日人的死亡率，材料根據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臺灣人口動態統計」中之「種族及體性別人人口千二付死亡表」  
 (3) 其他之材料根據日本內閣統計局編「昭和十一年人口動態統計記述稿」71—72頁)

讓我們再展開我們的視界，而就第三表來觀察世界各國死亡率的變遷。依照這個表，可以推舉幾個一般的傾向如下：隨着年代的進展，死亡率也在大體上漸趨改善，例如直至一八七〇年為止，依然站在一進一退的國家還不算少。自一八七〇年起，至一八八〇年為止之間，就頗有些國家顯示着顯著的進步，顯示着惡化的國家也並不少。一八八一年以後整個地表示低降，尤其自一九〇一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低降，是顯明的普遍現象。這個進步，固由歐洲社會整個的進步所致，但因人工營養法的改良進步，使嬰兒的死亡率銳減，是其最大原因。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

間，因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比率也普遍地顯示着騰勢，然自一九二〇年以後，則步步改善，至一九三七年時，往昔會表示着相當懸殊的國家也日益接近了。  
人類跟着社會的發展，漸次地脫離了天災疫病的暴威，而進入能够按排合理底計劃底社會的生活。在死亡率裡，開化國較未開化國，又在同一國裡依其開化步趨的進步，由波動不常的現象漸向降低的方向，且設使有了波動，也僅是些小的程度而已。

第三表 世界各國歷年死亡率

年份	威英	蘇	愛	丹	挪	瑞	芬	波	捷夫	奧地	匈	瑞	德	荷	比	法	葡	西	大	保	羅	日	意
1801-10				93.7	25.2	27.9	81.9																
1811-20				21.4	21.1	23.8	25.4																
1821-30				21.9	18.9	23.3	21.9																
1831-40				23.1	20.7	22.8	23.2																
1841-50	29.4			20.4	18.1	22.5	23.5																
1851-60	22.2			20.6	17.1	21.7	23.7																
1861-70	22.8			19.9	18.4	20.2	23.2																
1871-80	21.4			16.6	17.0	18.3	22.2																
1881-90	19.4			18.0	17.0	16.9	21.1																
1891-1900	18.2			18.2	16.9	16.4	19.7																
1901-10	15.4			17.4	14.2	14.9	18.0																
1911-18	13.9			16.8	13.3	13.8	16.3																
1914-19	15.0			17.1	13.9	14.6	18.8																
1920	12.4			14.8	12.4	13.3	15.3																
1921-30	12.1			13.7	11.3	12.1	14.1																
1931	12.3			14.5	10.9	12.5	13.3																
1-32	12.0			14.4	10.6	11.0	12.6																
1-33	12.3			13.8	10.6	11.2	12.9																
1-34	11.8			13.3	10.4	11.2	12.4																
1-35	11.7			14.1	10.3	11.7	13.1																
1-36	12.1			14.5	10.3	12.0	13.1																
1-37	12.4			15.3	10.3	12.0	12.3																

( Annuaire statistique, 53 volume, 1937, p. 259 )

### 三、年齡分組的死亡

爲了更進一步明瞭死的真相起見，我們必須將抽象底「死亡率」更具體地加以分析。就是說先來對年齡分組上作一番觀察，再來則對死亡原因加以考察。

雖然我們簡單地談起了死亡兩個字，然是在某些年代的人特別死得多呢？譬如說嬰兒和老人家比青壯年，是否死得更多呢？茲姑且將死亡者分別爲自零歲至四歲，自五歲至九歲等的各組（即是所謂年齡分組）。而就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的台灣人總死亡數一〇五，九一九人而論，其中未滿五歲的死亡者竟達五五，六八四人，則占總死亡數的五二，九三%（第四表）。換而言之，在這一年間十餘萬的台灣人死亡者的半數以上，都是那些未能全其天壽，含苞未放而即枯折的可憐兒。然再比之同年旅台日人的數字來看，同年日人總死亡數二八七三人，其中未滿五歲者八三八人，則僅占總死亡數的二九，一七%。這就是說，未滿五歲而枯殞的，在台灣人占總死亡數的半數以上，而旅台日人則尚不滿三成。天折者較日人多二成強實爲使台灣人的死亡率增高的根本原因。

第四表 1937年之台灣人及旅台日人年齡分組死亡率

死亡數	死 亡 數		總 死 亡 數		死 亡 率	
	總 數	旅台日人	總 數	旅台日人	總 數	旅台日人
總 死 亡 數	108,072	2,873	105,199	100,00	100.00	100.00
5歲未滿死亡數	66,522	838	55,684	52.30	29.17	52.98
1歲未滿死亡數	34,763	438	34,325	32.17	15.24	32.62
一個月未滿死亡數	15,334	200	15,134	14.18	6.96	14.38
10日未滿死亡數	12,149	149	11,999	11.24	5.18	11.40

我們已經指摘了，文化越進步的國家，或生活越富裕的國家，死亡率會越降低的。其反定理也應該是真理，就是說文化越落後的國家，或生活越窮苦的國家，死亡率則越高。不良的生活條件在威脅着生命的情況下，最初的犧牲者，並非那些生活力旺盛的青壯年，而是那些抵抗力薄弱的嬰兒和老人家。所以在諸種的年齡分組的死亡裡，數目的變動最激烈者就是老人家和嬰兒——尤其以嬰兒爲甚。而嬰兒死亡率的降低就是普通死亡率降低的最大原因。試觀第五表，總死亡中未滿五歲的死亡之百分比，則新西蘭，澳大利亞，瑞典，挪威等死亡率較低的國家只占一成左右，而埃及，台灣人等則達其五倍亦即五成以上。

第五表 各國之死亡總數中的幼兒(0-4歲)的死亡千分率

	新西蘭	澳大利亞	瑞典	瑞士	挪威	美國馬薩諸塞州	法蘭西	英格蘭	奧地利	德國
年	1930	1932	1930	1932	1931	1929	1929	1929	1931	1931
男	102.9	114.8	106.7	103.7	107.7	135.1	138.5	153.0	158.9	163.9
女	101.9	111.3	77.2	82.5	76.2	105.6	115.5	126.4	131.1	125.1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比利時	丁抹	蘇格蘭	愛耳蘭(不含自由國)	芬蘭	加奈那	捷克	義大利
年	1929	1932	1930	1929	1929	1929	1929	1921	1929	1931
男	162.8	176.9	183.6	191.1	195.9	204.5	212.8	256.7	278.5	296.2
女	144.0	154.8	158.3	133.3	148.2	141.1	179.8	233.9	232.6	277.1
	烏拉圭	匈牙利	西班牙	墨西哥	葡萄牙	希臘	委內瑞拉	英領印府	南斯拉夫	哥倫比亞
年	1930	1931	1930	1927	1930	1931	1929	1930	1930	1928
男	306.9	313.9	337.2	355.2	375.2	382.8	422.0	443.5	447.0	452.3
女	314.3	276.0	311.6	336.9	336.9	381.0	394.3	426.5	402.3	423.9
	布加利亞	厄瓜多爾	智利	埃及	日本	臺灣	旅日	臺人	臺灣人	旅日
年	1928	1930	1929	1929	1932	1932	1932	1932	1936	1936
男	456.4	503.8	525.2	578.1	355.8	522.1	27.9	52.9	232.4	521.6
女	422.0	486.0	485.0	576.0	340.7	504.4	30.0	54.1	320.1	535.1

(森要摺「人口統計論」，三二二—三二九頁)

第六表 各國幼兒(0-4歲)年齡分組之死亡率  
(幼兒每千人中的死亡數)

國別	德國	英國	荷蘭	比利時	法蘭西	丁抹	瑞典
年代	1924-26	1920-22	1920-21	1920-21	1920-22	1920-21	1920-21
男	311.9	329.3	281.3	486.3	459.6	26.39	22.71
女	253.4	264.3	223.3	382.7	376.9	211.0	18.31
國別	義大利	保加利亞	美國34州	旅臺日人	臺灣人	旅臺日人	臺灣人
年代	1921-22	1920-21	1919-20	1921-25	1921-25	1936	1936
男	623.1	958.0	284.9	36.2	83.1	23.1	61.6
女	565.5	861.4	233.1				

(Prnzing, F: Handbuch der medizinischen Statistik, 2 Aufl, 1931.

S. 364.

臺灣人及旅台日人的數目引自第九表第一〇表)

像這樣的事情，也可由另外方面來一個觀察。就是假使某年齡分組的人口有一千人，其中到底死亡了幾個人的比率？這普通叫做年齡分組的死亡率。請看一九三六年未滿五歲的數目在旅台日人是二三，一，而台灣人則約達其三倍的六一，六。我們可依據第六表看出世界各國嬰兒年齡分組的死亡率。





# 讀「中國文學史綱」

李 竹 年

——譚丕模著。文化供應社印行——

我在一九四五年春發表的「中西市民社會的文學共同點」里，曾經說過這樣幾小段話：

「從社會經濟基礎上來解釋上層文化現象，無論是對歷史、社會、文化、政治、或文學藝術各部門，在中國都還是很幼稚的學問；我們至今還沒有一本這樣的中國文學史或藝術史，僅有些關於雅片戰爭以後或至五四以後的文學現象的分析，是應用這種科學方法的；關於一百年以前的文化各部門，就幾乎都還是一片荒地。（除上古社會文化研究一部分成績外。）」

「自五四到現在出版的幾十種中國文學史，有一部分是學術史中夾文學史，它們把經史子集都包括在內（其中有一部分是文學）；有一部分文學史則注重形式上的數量列舉，與作家短史和作品舉例，就文學本身範圍內敘述一點某時期某種文學所以興衰的原因，對於某作家或其類作品，多半贊揚一通，說如何好如何好，很少看見他們說過壞處或缺點，更不提什麼社會意義或價值了。其餘一部分文學史則應用社會學的觀點，用時代社會因素來解釋歷代文學現象，對於作家和作品的形成，都

大略找出他們的時代社會背景；這算是中國文學史著作中最好的一類。不過，社會學的觀點，雖已走進科學方法的大門，可惜尚未登堂入室；我總覺得所謂時代社會還嫌有些籠統，某一時代社會之所以成爲那樣，似乎還有另一種基本的東西作爲主要的因素在決定着它。

「在九一八前後，當新哲學和新社會科學方大量輸入中國，引起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時，記得有一二本文學史書是從社會經濟基礎上來撰述的；據我現在的一點殘餘記憶，覺得他們的解釋文學現象與社會經濟基礎和其他上層文化的關係，似都嫌單純和粗略。當然，我們不能對於十餘年前或甚至現在的中國學術界要求像柯根，弗里契和伊科維茲等人對於歐洲文學史的貢獻，尤其是一直到現在，連中國社會史各段落的界限都還未弄清楚，如何能有令人滿意的其他各部門的文學史呢？因爲社會史是其他文化學術史的基幹，文學史當亦不能例外。」

「因此，中國的一切文化學術史和文學史，可以說還停留在社會學的階段，很少

有進步的著作出現（雖有，很少）。中國很需要有一本用進步的科學方法寫作，不忽略文學本身的源流或發展，並兼顧與其他上層文化關聯的文學史。」

——見郭沫若先生主編「中原」一卷一期。我現在看了一九四七年一月文化供應社出版的譚丕模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綱」，要把我以上的意見加以修改了：它提供了一本「用進步的科學方法寫作，不忽略文學本身的源流或發展，並兼顧與其他上層文化關聯的文學史」。

這一本書，較已出版的幾十種中國文學史，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一、利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成果，根據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來解釋各時期的文學現象；但不失之于機械的唯物論，或籠統簡單的以經濟基礎去解釋文學現象。

近一二十年中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結果，大家的結論十分之八九得到這樣一個輪廓：殷商以前是原始社會，殷商爲奴隸社會，自西周至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是封建社會，由鴉片戰爭到現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社會。本書即利用中

國學術界遺積最可寶貴的成果（中國一切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及一般歷史著作，如不依據科學唯物論的中國社會史去編纂，那將是怎樣胡塗的著作啊！），而把封建社會再劃分為初中末三期，即東西周為初期封建社會，秦漢至五代為中期封建社會，宋至鴉片戰爭為末期封建社會。

確定了每一階段的社會性質，才能瞭解每一階段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即階級關係）；以這種社會關係為中心或基礎，才能正確的去解釋一切文化學術思想或文藝現象。二十年來世界上新的唯物論使中國人民對歷史和現實的本質睜開了眼睛，它揭去了統治階級對歷史和現實所加給的一切面幕！

但是，僅僅有一個社會發展史的骨架，還是不足以圓滿的解釋某一层文化現象尤其是文學現象；必須對於各階段的文學現象有廣博精到的了解，對於與文學有關的各種層層文化亦有相當的研究，（這「了解」和「研究」當然都是應用新的唯物論的觀點）才可以從新的文學史的編著。作者譚不模先生對於這些條件都已具備；他研究中國文學史二十三年，從事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已經有二十年的光景了。」一九三三年上海北新書局且會印行過他的「本約二十萬言的『企圖用科學方法寫的一文學史』，（現在他自己認為「其中有很多不科學的意見」。）以後又三易其稿，直至這一部書的寫定。作者同時又用科學唯物論的觀點致力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已在開明書店出版「宋元明思想史綱」及「清代思想史綱」；這種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寫作，無疑的有助於作者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寫作甚大；我們的文學

史家不但大半對於現代科學唯物論的思想一無所知，即對於足以影響中國過去作家及其作品的中國歷代的思想亦瞭解甚少，或即使有所瞭解，也多半被因襲的解說所蒙蔽，人云亦云的去用以解釋作家和作品，如何能解釋得正確？作者在本書的「緒論」里提出了研究中國文學史須具備下列幾個基本觀念：一、要把歷代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二、要把文學的社會基礎；三、要探求文學形式的各種淵源（形式的變革，多半被內容規定；但是內容對於形式的變化，也只是主要的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四、要把文學家的個人生活環境與文學作品聯繫起來；從以上這些方面，都足以證明作者並非機械的應用唯物論或者籠統簡單的以經濟基礎去解釋文學現象，而是應用進步的觀點，從多方面去解釋文學現象的。

二、「選材嚴守文學疆界」，「闡明文學發展的法則，作為決定未來文學動向之指針。」

已出版的幾十種文學史，有好多都是文學史中夾學術史，即是選材不嚴守「文學」的界限；本書則不同，作者說：

「本書既叫做『文學』史，那麼，選材，就要嚴守文學的疆界，絕對不要僭佔到其他的學問領域里去。固然，我從『經』『史』『子』里找了不少的材料；但是我都用『文學』的角度去濾過。即是說：凡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價值，而又以具體物表現的作品，才把『搬』到文學史里來。不過為了說明中國文學未成熟以前的文學受胎，文學胎兒的長成，文學胎兒呱呱墜地諸過程，不得不破例引敘到甲骨文和易

經卦文辭。」

茲舉其第一冊簡目為例，以見編制與其他文學史不同之一斑：

一、緒言：1. 文學史的意義，2. 研究文學史的方法，3. 中國文學發展的階段。

二、殷商文學：1. 文學的起源，2. 不可靠的材料，3. 甲骨文，4. 易經卦爻辭。

三、周代文學：1. 周代文學的社會背景，2. 詩經、3. 楚辭、4. 周代金石文學，5. 周代神話傳說（國語中的神話傳說，墨子中的神話傳說，天問中的神話傳說，莊子中的神話傳說，穆天子傳中的神話）6. 周代歷史文學（國語中的歷史文學，左傳中的歷史文學，國策中的歷史文學）7. 周代小品文（論語中的小品文，孟子中的小品文，老子中的小品文，莊子中的小品文，禮記中的小品文，尹文子中的小品文，韓非子中的小品文，呂氏春秋中的小品文）。

8. 周代文學的影響。

過去一般文學史的寫作者，是「為解釋文學現象而解釋文學現象」，而且是用不正確的觀點或不可靠的方法（至多是社會學的觀點或實驗主義的方法）去解釋文學現象；本書的作者說：「一部真正的文學史，應當秉着科學觀點，就文學發展過程里面一切現象變動的因果關係來闡明文學發展的法則，以作為決定未來文學動向之指針，這樣才能完成文學史的任务，而研究文學史的意義也就在此。」猶如郭沫若先生申訴他研究中國歷史的動機說：「對於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近我們不能不生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過往的來程，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社會的動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所以作者說：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也在認識中國文學的來程，去決定中國文學未來的去向。」這已是出版的各種文學史所沒有做到的。

三、批判了已出著名文學史的主要缺點，但也接受了文學史研究的有價值的成績。

他批評鄭賓于的「中國文學流變史」說：「鄭氏能注意到『時代下的社會情形』，能注意到『作者所處的環境與生活』，這是比較進步的方法。但是『時代下的社會情形』和『作者所處的環境與生活』，又以什麼作為其決定的東西，鄭氏沒有追問到。況且他自己所規定的條件，也就沒有十分做到。」鄭氏又以爲「文學變遷却不能同政治一樣的符合」，這個意見我們不敢苟同。因爲文學既係政治生活的反映，又是政治生活的指導，其發展速度，與政治同一步伐。中國文學發展到清末，既反映滿清政治的腐爛，復致力於排滿政治的鼓吹，這就是文學受政治決定的例証，世界上那里有超越政治的文學呢？」鄭氏說：「文學是基本於感情的，有思想（無論好或壞），有體裁有想像，有趣味，有藝術的組織，有美的欣賞。」那是不可厚非的；至於說：「文學有普遍性與永久性的特長」，那又有語病了。須知文學作品，因爲受時代效力的限制而沒有永久性。……同樣地，文學作品因爲受現實生活差異的規範而沒有普遍性。……由於這一觀念的錯誤，在他的文學史中，竟把漢賦悉在割愛之列，他認爲漢賦是沒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的。固然漢賦是少數王侯的享有享樂品，然而又自有它的歷史性。在漢代，王權集中，天子至高無上，必然地有摹古的，享樂的，歌頌功德的

漢賦產生出來。嚴格地說起來，世界上絕對沒有超時間和超空間的作品。」

他批評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說：「他肯定『文學史的任務，不僅僅爲作家傳記和對於文學作品評判的集合體』，這是很正確的；『文學是人類最可徵信，最能被了解的活歷史』，也是說得很正確。但是他認爲『文學是人類最崇高最不朽的情思的作品』，這又是似是而非的見解了。我們要知道：『人類的情思』，常跟着人類生活的演進而往前進展；在這『情思』進展不已的情態下，那來的『最不朽』的『情思』；況且所謂『情思』，正要染上『時』『地』與『種』的特色，才能更增高其『崇高性』和『不朽性』呢。」鄭氏說：「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較政治上的大人物不同；政治上的大人物其成功只不過基於時代的造成而已。文學巨人則不然，他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の崇高的創作物。我們可以抹殺政治上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決不能抹殺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作者批駁他說：「實際上，……一個文學家的成功，又何嘗不是基於時代的造成？……固然歷史上有反動的政治家，那麼，歷史上又何嘗沒有反動的文學家？我們只問政治家和文學家反動與否，而決定我們對他們的心情；但決不應只崇仰文學家的作品，而抹殺政治家的貢獻。」鄭氏對於歷史觀念似欠晰，而對於文學又說得有點玄妙，當然不能把握着文學的發展過程和它的因果關係。」

自然要占文學的正統地位；就是平民文學作品，也多半經過士大夫的刪改和潤色。（雖然平民文學也影響士大夫文學）今胡氏把士大夫文學割愛，其不能把握中國文學發展之整個歷程，乃屬當然。」胡氏在其著作里注意到各時代的社會情形，「承認時勢的變遷同文學潮流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魏晉時代爲什麼形成「州牧割據的局面」？天寶時代爲什麼形成「安祿山史思明的叛亂」？這正是封建地主經濟發展的結果，而胡氏不曾把握到這一點。因爲胡氏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只看社會一切的現象，而看不到社會現象產生的根源，所以胡氏雖然打破了傳統的舊調，但是始終還是找不出文學發展的因果關係。

他批評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說：「在他的序言中說到研究文學史的方法，表示了幾個重要的意見：『人類心靈的活動，接近于神祕，然總脫不了外物的反映。』」特別要注意到每一個時代思潮的特色，和造成這種思潮的政治狀態社會生活和學術思想，以及他種環境與當代文學所發生的聯繫和影響。」這兩方法是高明的；可是劉氏自己未能嚴格地遵守。心靈活動，脫不了外物物質的反映，這是近代哲人所發現的；但是劉氏敘述陶淵明時，就違背了這個鐵則，他說「可知他的祖先親戚，都是心懷廣闊，品格高尚的人物，陶淵明受了這種遺傳和家庭環境的陶冶，所以能造成他那卓然獨立的人生。」淵明與他的祖先親戚的性格同一典形，乃是「受家庭環境的陶冶」使然，不是他的祖先親戚「遺傳」所致。因爲近代心理學家已經發明心理的遺傳是一件不能事的。劉氏把環境陶冶誤以爲心理遺傳，這

不是沒有嚴格遵守「心靈活動，脫離不了外界物質反映」的原則了嗎？」劉氏敘述漢代文學，找出了辭賦與民歌兩種時代思潮，這是很高明的見解；但是散文的時代思潮，為何一字不提呢？難道「史記」與「漢書」在漢代文學上沒有地位嗎？本來，漢代散文的發達，頭緒多端：在漢初有「馳騁」和「深刻」兩派；到後來，則有「騷麗」和「樸實」兩派；「史記」「漢書」就是樸實派的傑作。它們「源乎」「國語」「左傳」，隔代遺傳而產生唐宋古文。劉氏把它們割裂了，豈不是把「國語」「左傳」的「流」和唐宋古文的「源」割斷了嗎？這是劉氏未曾嚴格遵守自己所宣告寫作規範之例。劉氏分析辭賦產生的社會背景，涉及到政治經濟的關係，涉及到辭賦考試的關係，涉及到學術思想統制的關係，這也是很高明的見解。

但是，對於民歌發達的社會背景為何一字不提呢？難道民歌的產生與社會背景沒關係嗎？這又是劉氏沒有嚴格遵守自己所宣告的寫作規範之例。劉氏的方法雖然好，可未能嚴格遵守，這當然不能把握中國文學發展的真相。

以上這些錯誤或缺點，決不損壞這四本書四位作者的錯誤或缺點，是可以普遍的發現于近二十年出版的幾十本「中國文學史」及「文學概論」里的錯誤或缺點，而且也常常發現于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等等先生們的文藝論著里面的錯誤或缺點，所 我不憚煩的把他們介紹出來，作為對於有這些錯誤或缺點的一切文學史，文學概論以及文藝論文的一次總批判。

至于本書 也接受了文學史研究的有價值的成績，則請讀者一翻本書，便隨處可以發

見：對於王國維，魯迅，郭沫若，陸侃如……諸人研究的成績，採用很多；並有時也提供不同的意見，為早出各書所沒有的。

雖然，本書為用「科學唯物論」的方法和觀點從事中國文學史寫作的第一部，全書尚未出齊，事屬創舉；由于古今數千年的無數作家和作品所牽涉的範圍過廣，作者所要處理的對象過多，將來全書「或許」仍有一些不能盡善盡美處所，則有待于進步的文史界的共同努力，能有第二部第三部……用新觀點寫作的文學史出現，以互相批判或補充，終至匯合成一部盡善盡美的中國文學史。當然，這「或許」我是毫無根據的，至少就已出的第一冊而言；但我希望以後排印時的錯落，要盡量減少。（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 本會日誌

六月廿七日：本會協辦基督教青年會主辦音樂演奏會，于下午八時假中山堂開幕。期間二天。

七月十日：一、本會協辦會子仁園畫展覽會，假中山堂開幕期間一星期。

二、本會暨各人民團體發起之台灣省各界慶祝光復籌備委員會開首次會議。

七月十一日：本會主持之台灣工藝生產推進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

七月十四日：台灣省各界慶祝光復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假本會開會。本會游理事長被推選為該會主任委員。

七月十五日：本會「中國現代文學叢書」編譯商討會舉行會議，出席者到李何林，天華，曹欽源，張冬芳，黃得時，賴明弘諸氏。

月刊「臺灣文化」第二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發行

定價四拾元  
郵費五角

編輯人 楊雲萍

發行人 王白淵

發行所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北市中山堂四樓

電話三一二四號

振聲臺灣七七八二番

# 爲舉辦音樂演奏比賽大會啓事

本會爲提倡音樂藝術，介紹新人起見，決於今秋舉辦全省音樂演奏比賽大會。定於八月下旬在臺北，臺中，臺南三市舉行首次預賽，九月下旬在臺北市舉行第二次預賽。

十月中旬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決賽，敬請同好人士踴躍參加。現印有「參加比賽須知及比賽曲目」函索即寄。此啓

## 臺灣文化協進會

地點清靜·交通便利·

設備精雅·招待週至·取費低廉

供應文化教育界人士膳宿

## 臺灣文化協進會招待所

地址：臺北市南昌街一〇二四號

(舊名兒玉町)

新書出版！  
許壽裳 著

#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

定價七拾元郵費三元

著者是我國文化界的領袖，是魯迅生前最親密的朋友；非斯人安有斯著！

東京朝日新聞記者團編著

東京戰犯

法廷實錄

# 日本を裁く

日文版

定價八十元郵費三元

請看僞滿「皇帝」之悲痛告白和所謂殿下，大將。大臣等之形形色色

## 臺灣文化協進會發行

臺北市中山堂四樓  
振替台灣七七八二番

# 臺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衡陽街三六四號

電話：三八四二號

本報已呈請登記  
總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定價：零售每份五分